

康欣 著

如果我真的伤害到你，请不要负气离去，为了你我已经折去大半的骄傲自尊，不要让我把最后的骄傲也失去，我，没有骄傲无法生存，骄傲是我的心脏，我已经把大半的心脏给了你，请给我留一点让我还有点自己。

亲爱的你，谢谢你，谢谢这世界会有个你，让我幸福……

# 谢谢这个世界 有个你让我幸福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康欣 著

如果我真的伤害到你，请不要负气离去，为了你我已经折去大半的骄傲自尊，  
不要让我把最后的骄傲也失去，我，没有骄傲无法生存，骄傲是我的心脏，我已经把  
大半的心脏给了你，请给我留一点让我还有点自己。

亲爱的你，谢谢你，谢谢这世界会有个你，让我幸福……

# 谢谢这个世界 有个你让我幸福



C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谢谢这个世界有个你让我幸福 / 康欣 著. -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-7-106-03204-3

I. ①谢… II. ①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81124 号

责任编辑: 纵华跃

封面设计: 凌翼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江语佳

责任校对: 杨 柳

责任印制: 卢晓波

## 谢谢这个世界有个你让我幸福

康欣 著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 /13.5 字数 /180 千字

---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3204-3/I·0719

定 价 24.00 元

人生在世再大的悲哀也莫过于死。其实死又怎么样?也不过是一次长长的旅行,只是旅行者不再回来而已。

很多人喜欢叫她风筝,她总是像风筝一样自由,没有太多管束,自由自在地在天上翱翔,想飞去哪里就飞去哪里,在蓝蓝的天上,除了那根线,不会再对谁有一丝顾及。

听到这样的话,她淡淡一笑,有些东西你不说谁都不懂。

风筝是要人仰视的,只要有风她就可以飞得高飞得远,她不喜欢仰视谁,她更害怕她唯一寄托的线,断了。

## 1、命运

她很漂亮，跟她的母亲一样，她应该是个天使，可是老天总是不会对一个人眷顾两次，给你这就要少你那一样。

那年，一场大的变故让所有的憧憬变得那么渺茫，父母离异，又各自组成了新的家庭，偏偏没有她，她的父母竟然没有一个带着她，爷爷奶奶的恻隐之心照顾收留她，怕她受继父继母的欺负，就担起了抚养她的责任。

也许当年年幼，并不知道没有父母是什么样子，跟爷爷奶奶过平凡的日子，一日三餐粗茶淡饭，长成几岁也没有件像样的衣服，“寒酸”两个字她从来也不懂。

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，一个名凯一个名旋，是叔叔家的孩子，他们跟她是不一样的，他们身后有坚实可靠的山，而她，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

这个男孩是这家里的唯一宝贝，爷爷奶奶宠得不得了，他小时候

谢谢这个世界有个你让我幸福

还不会走路，新衣服就多得穿不了，旋也跟着沾了不少光，这个家里风筝和他们是鲜明的对比，就是有没有父母的区别。而风筝，只是一个住客而已，一个还不知道能待多久的住客而已。

凯和旋也慢慢长大了，旋比凯大一岁，风筝比旋大三岁。

每逢长假，凯、旋也回奶奶家，风筝眼巴巴看着他们的新衣裳不止一次地嫉妒，她哭了，她不想让任何人看见，她是坚强的，她的眼泪没有人会看得见。

她从来不反抗，她觉得她没有资格去反抗任何一个人。

当她干活干到累的时候，她总看见弟弟妹妹在电视机前哈哈笑着，她真羡慕，真羡慕有爸爸妈妈的孩子，他们可以那么幸福。

渐渐长大了，心里头也明白，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可以叫妈妈，她不行，别人有妈妈给买新衣裳，她没有，别人有妈妈可以撑腰，她，没有……

弟弟妹妹还小不懂事，常常戏弄她，她比他们年长，理应让着，她可以什么都不计较，但如果提到有辱父母的话，她会疯了一样，忘记了自己是谁，忘记了对他们“下手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她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一面。

弟弟刺耳的哭声招来了爷爷，不分三七二十一风筝就被打得蜷缩在一个墙角，她知道自己犯了大忌，她知道她不该对弟弟下此“毒手”，弟弟放了个屁她也该说是香的。

弟弟得意着。

她算什么？一个丫头片子而已，她深记得这样一句话：你没有父母，所以你什么都没有。

一个夏天，爷爷买了一箱子饮料，所有人在享受饮料带给他们的

凉爽，风筝给他们准备午饭，她穿梭在他们眼皮底下，没有人看见她。

弟弟拿起半瓶饮料丢给她。

“她也配喝！哼！”

弟弟犀利的字眼，不止一次地刺痛她。

风筝小心地喝下一小口，眼睛一眨，豆大的泪珠掉在地上，心想：如果我也有妈妈我就能喝整瓶。

她再也舍不得喝下一点，她端详着饮料，那么美味的饮料，弟弟走上前来撞翻了她的美味，风筝眼看着它流尽，她对那个可恶的弟弟无可奈何。

这样的日子，这么无边无际，就算她再坚强再等待，又如何，这个家庭像一团厚重的乌云，遮盖了她所有的光芒。

吃惯了苦的人才会了解甜的味道是多么美妙。

所有人都觉得她很幸福，有吃有穿，饿不着冻不着，从来没有人问问她的心，没有父母的疼爱到底又可以坚强多久。你真的不会哭吗？眼泪咽回肚子里是多大的勇气。

风筝经常跑到街上的角落里偷偷哭泣，一个经过的老人无意发现她。

“怎么了孩子，又挨打了？瞧瞧这小手，又干活了吧！”

听着老人的唏嘘，风筝流着泪跑出她的视线，老人摇了摇头。

每个孩子都有个单纯的梦想，希望可以有个新文具盒，新的铅笔，新的书包，只要是新的就可以激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，这个梦想对有的孩子那真算不上是什么梦想，简直唾手可得，可对有些孩子那就是奢望，多么奢侈的梦想。有些孩子只要能正常地上下课，不要因为各种因素辍学，只要可以坐在明亮的教室里，听读书声琅琅，那便是幸福了。

风筝长大了，她也是梦想的一个，家里只能供她上完初中，对两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来讲，已经是倾尽所有了，高中、大学，对风筝来说那是飘渺的梦，用弟弟的话来说，她不配！

手里拿着高中的录取通知书，看着如此昂贵的学费，就像看见如此渺茫的未来一样，她知道她没有希望，心里像倒了五味醋一样，泪水沾湿了通知书。

左右斟酌了半天，她决定为自己拼一下，她找到了妈妈，她的妈妈是那么年轻优雅，那么仪态万方，那么神采奕奕。

风筝的妈妈姓苏，单名一个兰。

苏兰从豪华的轿车上走了出来，她娇贵到了极点，她不像是风筝的妈妈，到像是她的姐姐。

4

“怎么了风筝？在爷爷那住得好吗？”苏兰问。

“我想上学！需要学费。”

风筝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拒绝叫人，她最不想叫的就是爸爸妈妈。

苏兰愣在那里，呆呆地看了风筝几秒钟，“这个，我，做不了主，我回去和小巧的爸爸商量一下，好吗？”

“商量？”风筝有点讽刺的意思。

“是啊，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你接过来住。”

风筝忍住了眼泪，“我只是不明白，我和小巧都是你的女儿，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别，既然决定抛弃我，为什么生下我，让我生不如死！”

风筝转身跑走了，坚强地抹掉眼泪，不让她看见。

苏兰追了上来，“妈妈爱你，像爱小巧一样，你们都是妈妈的女儿。”

“不，不是，她可以住在大房子里弹钢琴，做公主，我却在为学费向

我的妈妈乞讨，我们真的不一样！”

苏兰僵持在了那里，豪华轿车发出滴滴的声音，在催她赶紧走。

小巧是苏兰改嫁后生的女儿，一个漂亮可爱而且幸福的孩子。

风筝又走到爸爸的大房子下，她端详了好一阵这个房子。手按在门铃上很久才按下。

门开了，爸爸高大的身躯站在她面前，看见风筝寒酸可怜地站在门外，顿时没了语言，一把抱住了风筝。

“爸，我想上学！”风筝觉得自己有点低三下四。

“好！”爸爸声音颤抖。

这时有个女人妖艳地走过来靠在墙上，手里优雅地举着一杯葡萄酒，“不可以……”

“这是我的女儿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她要上学，她需要上学。”

“可以啊，去找她的富妈妈呀！我管不着！我的钱还要供我的儿子！”

风筝哭了，她又哭了，这次她没有把眼泪咽回去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“为什么？我也有爸爸，也有妈妈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被爸妈疼爱，我可以没有新衣裳穿，我可以不用新的文具盒，我可以不花零花钱，你们可不可以把你们剩下的爱给我一些？你们都有了新的家庭，我呢？我算是什么？你们有儿有女，我算你们的什么？既然不要我不管我，为什么生我？”

风筝掉头跑走了，她的心碎了，她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仇恨这个世界，她被遗弃了吗？还是她生下来就是个错误。

## 2、不想被遗弃

6

风筝没有童年,她的童年那么逊色,灰灰沉沉从早到晚,所有的一切都在重复,忍耐了这么久,为了在透明的玻璃上找一个出口,前途那么明亮,可就是找不见出口。

幸福似乎近在咫尺,却又远在天涯。

那么近,父母离她那么近,触手可及,却又那么远,他们不要她不管她,她的梦想就像是个泡沫,一点即破。

现实残酷得让人不敢相信,就像一锅烧沸的水,不亲自伸手去试一下,就体会不到它的温度。

有些人就是在残酷的现实里,越来越坚强。

风筝是要人仰视的,风不会因为任何美景而停下。

对年龄尚幼的风筝来说,这种亲情的浩劫,仿佛夺走了她的一切,幸福快乐,和对生活的信心,她无法面对自己,那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光洁的额头，高挑的身材，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似乎与生俱来，风筝是要人仰视的，谁能让断了线的风筝再叫人仰视。

风筝最后争取了苏兰的同意准备搬出奶奶家。

收拾好行李，坐在床边，凝视着这个房子，住了十几年了，属于她的东西竟然那么一点，她看着这个家里的每一张脸，有轻蔑，有不合，她很难过，她忍住了眼泪，假装坚强。

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这样的告别，算不上什么告别，她还是舍不得。

“等等！”爷爷严厉的声音，“把这钱拿上，姓苏的对你不好你还回来。”

“这钱我不能拿，我也不配，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一定是穿得体的面，开着豪华轿车，笑着回来的。”

风筝拒绝了爷爷的钱，转身走了，爷爷看着她的背影，她显得那么倔强。

“这孩子还真有点像我！”爷爷感叹。

走了很远，终于到了市区，楼房一幢一幢，那么高，仿佛直蹿进了云层，汽车吱吱呜呜穿梭在宽宽的大道上，这里有点容不下她，她什么也不懂，她有点对这个城市畏惧，她害怕。一不小心撞了人，还没来得及说对不起，就被呵叱道：不长眼睛啊！风筝看着她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那人已经走了很远，叫骂声还未止，不过她习惯了，她习惯闭嘴，习惯沉默，阿Q精神叫她麻木着，如果鲁迅先生在世的话，她一定也是被讽刺的对象。

天已经黑了下来，她站在妈妈说的地点等了一个下午，炎热的夏

天，毒辣辣的阳光，她站在下面整个下午，她看不到妈妈的影子，四周有奇异的眼光和陌生的面孔，她怕极了。

忘记过了多久，这个城市的灯都亮了，眼花缭乱，分不清方向，她觉得像是被遗弃了，她可以想起很多的亲人，可没有一个亲人会在乎她过得好否。突然眼睛黑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这城市的霓虹是让人迷惑的地方，花花绿绿的，很容易找不见自己，迷失了自我。

风筝中暑了，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用力坐起来，看见阳光明媚，漂亮的房子，豪华的大床，映入眼帘。

这时进来一个人。

“姐姐醒了！”

甜美的声音，称呼着她。

“你是？”

“我叫小巧，这是我们的家，姐姐你就叫我小巧吧，这个就是你的房间了。”

“我怎么来的？”

“妈妈接你来的啊！”

“她呢？”

说着苏兰就走了进来，把小巧支了出去。

风筝看着她不说话。

“妈妈有事给耽误了……”

“是忘了吧！你居然可以忘了，你是不是连我的生日都忘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苏兰语塞。

“小巧每天上课下课你总没忘过吧！”

风筝打断了她的解释。

“你好好休息！”

苏兰走了出去，对于风筝的这种问题，总是默默避开。

风筝在妈妈的豪华房子里暂住了下来，她清楚，她不是这个家的一员，是一个客人而已，还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。

那个所谓的继父，似乎视她为无物，他看不见她。苏兰给风筝买了几件衣服，小巧每天姐来姐去地叫，她只想上学，可以继续上学，可以有一天摆脱他们的阴影。

才过了几天时间，苏兰和孔延立就闹起了别扭，开始只是小吵，后来越吵越凶。

“我看到她就像看到你的过去一样叫我恶心！”孔延立磁性的声音说出这么无理的话。

“恶心？孔延立，我们都是有过去的人，你的过去不叫我恶心吗？无论如何她都是我的女儿，你怎么就不能接受她，我爱她，我是她的妈妈！我有责任抚养她！”

苏兰的话多少叫风筝有点安慰，她的妈妈爱她！

孔延立恼火了，用力捏住苏兰的脸，“你是我的老婆，你怎么能给别人生女儿，我不准你爱别人的女儿，我不准！”

“她不是别人的女儿，她是……”苏兰差点就脱口而出，“我的……”

“可她不是我的。”

孔延立把苏兰推倒在了地上。

风筝看不下去了，狠狠推开门，眼睛渗出了眼泪，孔延立吓了一

跳，风筝扶起苏兰，怒视着孔延立。

“看什么看！”

“你不喜欢我我可以离开，如果你再敢这样对她，我跟你没完！”

孔延立被风筝这番话震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舍不得责备她，他觉得风筝跟他很像！

风筝又离开了那个豪华的房子，那不算是家，只是一栋房子。

颠沛流离着，她像是在流浪，游荡在这个城市里，不知何去何从，她现在是个无家可归的人。她什么都不是，是一个有父有母的孤儿，流泪又怎么样，最应该疼爱她的人，总是离她远远的，她过不去，他们也过不来。

不知是坚强，还是麻木，她现在已经是无泪可流，无泪也是心死的另一种证明。

流浪了一天一夜，她躲在角落里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辆，她累了，她想起对爷爷说的话，她要穿得体体面面，笑着回去，证明给所有蔑视她的人看，是不是这一切的实现就必须低声下气，摇尾乞怜。

苏兰给涂政打了电话，说风筝又搬了出去，涂政听了大声咆哮，“你怎么做得出来，她对这座城市那么陌生，你叫她去哪里？”

电话里传出嘟嘟的声音，苏兰瘫在了那里。

涂政发了疯似的满街找，堂堂七尺男儿，站在街中心，叫着风筝的名字，这个城市太大了她无处可寻。

整整一条街上，涂政走走问问，问问走走，像个丢失了书包的孩子，似乎到了末日。

两天了，还没有问出风筝的下落，她好吗？她肯定饿了！

涂政想着风筝可能的状况，他就坐卧不安，他的心像是被揪着。

涂政累得坐在路边的石椅上，还在看着路边有没有风筝的影子，他有点幻想，他幻想风筝可以安安全全地站在他面前。

“爸！”

一个声音，像是天籁从天而降，他觉得自己是幻觉，摇了摇头没有理睬。

“爸！”

又是那个熟悉的声音，涂政慢慢的转过头，看见风筝站在他身后，他不敢相信。

“我跟了你一路了！累了吧！”

涂政一把抱住风筝，“跟爸爸回家！跟爸爸回家！”

“爸，你真傻！”

“答应爸爸，以后不要离家出走！最起码跟爸爸打个招呼，爸爸担心！”

“嗯！”风筝把眼泪咽回去，“爸，我饿。”

“走，我们去吃东西然后回家！”

风筝又住进了涂政家，涂政很疼她，像捧在手掌里的珍宝一样，珍惜着。涂政的妻子，也就是风筝的继母也是个漂亮的女人，她很有能力，很厉害，很多人敬畏她，更多的是畏惧。

她叫曲红，她有豪华的房子，高贵的容颜，排场的身段在风筝眼前晃来晃去，像是在告诉她，她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，不只是女主人，她在显示她很美，不比她的妈妈差！而风筝又充当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。

这个社会不是男系社会，是钱系社会，只要钱大气粗就可以一手遮天，呼风唤雨。

“风筝，爸爸出几天差，你在家听曲姨的话，别惹她生气，我们的家经不起折腾了！好吗？”

“只要她不把我杀了，我是不会反抗的！”

“哪有那么严重，她就是平时厉害点，不会怎么样的！”

“放心吧，您一路平安！”

涂政抱了抱风筝，“等爸爸回来！”

曲红站在一边，犀利的眼神，如果眼睛能杀人，风筝早就遍体鳞伤了！

涂政和曲红打完招呼关上门走了，风筝看见曲红一脸狰狞的模样，低下头往自己的屋子走去。

“你，过来！”

12

曲红阴阳怪气地叫，“以后在这里不能白住着，总得干点啥吧！卫生间有脏衣服，你去洗了吧，记得要手洗。”

风筝深吸了口气，“好！”抱起衣服走进了卫生间，刚准备打开洗衣机，曲红走了进来。

“这些衣服都是上千块的，一个扣子都比你的命贵重！要格外小心哦。”

风筝听出曲红的意思了，她在折磨她，“好！”

曲红一扭一扭走出了卫生间，悠闲地躺在沙发上，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，看着电视！

过了几分钟，风筝正在用力搓洗着堆成小山似的衣服，曲红又叫了起来！

“涂风筝，给我倒杯水！”

风筝站起来，身子有点酸，倒了杯水恭敬地端在她面前，曲红接过

水，“这水太凉了！”

风筝接过水杯，是有火不能发作，咬着牙，换了一杯开水，忍耐着恭敬地端给她。

“你要烫死我啊！”

一杯滚烫的开水直接倒在了风筝光光的脚上，脚为了躲开水又踩在了打碎的水杯玻璃上，顿时，血涌了出来，风筝疼得鼻尖在冒汗，可是没有叫一声疼，咬牙坚持着。

曲红有点被风筝的意志给吓着了，马上换了个表情，“哎呀，真是的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我的地板好贵的，快弄干净了！”

风筝咬着牙，拿起抹布收拾了起来，脚还流着血，曲红突然捏起风筝的下巴，“这次是脚，下次可就是你这漂亮的小脸了，瞧瞧这粉嫩的脸蛋，跟你妈一个骚样！

风筝用力挣脱开，继续抹着。

曲红哼了一声，扬长而去。

在这个大房子里，有个房间里有张大大的照片，足有半个墙那么大，上面是一个男孩，男孩微笑着，那笑干净帅气，风筝看着他也笑了，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对她笑，除了爸爸，就是他了。有什么委屈的时候，就偷偷看看他，就可以一笑而过。她猜想：这个一定就是曲红嘴里常念叨的上大学的儿子。

对这个照片上的男孩，风筝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怦然心动，一点都不陌生，好像认识很久一样！

涂政走了很久都没有回来，曲红越来越放肆，在她眼里风筝还不如一条狗，不准她吃饭，曲红给风筝吃的东西还没有狗吃得好。风筝有